

教育哲語

黑格爾的智慧

溫明麗*

Great achievement is assured of subsequent recognition and grateful acceptance by public opinion. ~Hegel (1821), Philosophy of Right

偉大的成就是民意悅納與永續肯認的保單～黑格爾《法哲學》

俗云：羅馬不是一日造成的。同理，一個人、一個機構，甚至一個國家的成就也絕非聽天由命或從天而降，而是很多人的心血累積和點滴付出所致。若從結構功能論的觀點言之，每個人都是社會或國家成就的螺絲釘，因此，只要每個人能謹守本分，恪盡職守，則社會或國家自然邁向康莊大道。雖然沒有人可以準確地預測康莊大道的終點何在？康莊大道是否存在完美的終點站？康莊大道是否具有普遍性特質或圖像？但是，只要秉持黑格爾（G. W. F. Hegel，1770-1831）所言，「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，凡合理的也都是存在」的信念，人類就會有克服困難，勇往直前的決心、毅力、勇氣和激情，因為，只要一個人心中存有希望，則人類偉大的成就都可能實現。這也是黑格爾認為，領導者需要以偉大的成就來爭取人民的認同，受到民眾悅納的論述基調。就此而言，領導者欲追求組織的卓越，不但自己要自強不息，更需要帶動組織成員的永續發展，此亦是終身學習和學習型組織精神的擴延。

黑格爾是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，也是繼康德（I. Kant，1724-1804）之後試圖結合思想與經驗，以打破獨白理性的哲學巨星。他誕生於德國西南部的史都嘎特（Stuttgart），7 歲入拉丁語學校，18 歲進入杜賓根（Tübingen）大學的基督學院，在學期間成績平平，大學畢業後曾擔任長達 6 年的家教；直到 1801 年，黑格爾方在謝林（F. W. J. von Schelling，1775-1854）協助下進入耶那（Jena）大學擔任講師，並與謝林一起合編《批判哲學雜誌》（Critical Journal of Philosophy）。1803 年黑格爾離開耶那大學，輾轉在邦堡（Bamberg）辦過報紙，在

*溫明麗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

紐倫堡（Nurnberg）擔任文法中學校長，至 1816 年方赴古意盎然，研究風氣又濃厚的海德堡（Heidelberg）大學任教，也開始積極展露其學術研究的光芒；1818 年，黑格爾轉往追求學術自由，且兼重科學與文學的柏林大學（Humboldt University）任教，1829 年起擔任該校校長，終其一生。

柏林大學的真正名稱應稱為洪堡德大學，但因位於柏林的菩提大道上，故常被簡稱為柏林大學。該校不但是德意志文化的搖籃，也顛覆傳統大學模式，強力推動「學術自由」，並曾孕育涵蓋醫學、化學、物理和文學等領域，至少 29 位諾貝爾得主；曾在該校任教或就讀的名人不勝枚舉，如哲學家費希特、謝林、黑格爾、叔本華（A. Schopenhauer, 1788-1860），詮釋學家施萊馬赫（Friedrich D. E. Schleiermacher, 1768-1834），法學家薩維尼（F. C. von Savigny, 1779-1861）、物理學家愛因斯坦（A. Einstein, 1879-1955）、量子力學家普朗克（M. K. E. L. Planck, 1858-1947）等都曾在此任教；而詩人海涅（C. J. H. Heine, 1797-1856）及哲學家費爾巴哈（L. A. Feuerbach, 1804-1872）、俾斯麥（O. von Bismarck, 1815-1898）、馬克思（K. Marx, 1818-1883）、恩格斯（F. Engels, 1820-1895）等也都曾在該校就讀。

雖然黑格爾深知自由需要律則，也會面臨孤寂的狀況，但他仍推崇盧梭（Jean-Jacques Rousseau, 1712-1778）提出的自由與民主理念。於《費希特全集》中，黑格爾曾提及：康德是日耳曼民族的摩西，他把我們自埃及的夢鄉帶到自由而孤寂的沙漠，也為我們帶來具神聖山峰般的堅挺律則。可見在黑格爾心中，康德是自由思想的哥白尼革命家，並以此精神播下民主的種籽。此意指思想的進步需要辯證式的衝擊和永續的和諧，而不是隨性的神來一筆，也不是事後諸葛的挖東牆補西牆。總之，領導者形塑組織願景不是片面的，不是片段的，不是偶發的，而是連續的、發展的、多元的和進步的，故領導者必須時時自我提升，培養眼觀四方、耳聽八方，且上通天文、下通地理的廣博知識，俾涵養遠見與智慧。

偉大的人成就偉大的事業，偉大的事業不是偉人個人的成就，而是偉人帶動眾人，且喚起眾志成城的影響力所致。這也是已有 200 多年歷史的洪堡德大學所欲薰陶的人格，也唯有擁有此等人格者，才可能在面對困難時勇於承擔，在解決問題時，發揮智慧，更能抗拒俗務的紛紛擾擾，而在擁抱真理之際甘於寂寞，無畏地勇往直前。誠如費希特所自諷的：他所處的時代是思想絕對荒蕪的時代。但有智之士卻不必因為時代的荒蕪而污穢心靈，反而應該讓自己的心靈成為洗淨時代鉛華的淨水。

思想如斯，人類的進步亦然。組織的進步需要變革，組織變革的根本繫乎組織成員思想的不斷變動與發展。人的思想之所以能變動，一則基於被動；一則來自內在向前的動力。就此言之，領導者除了個人辯證性地成長外，也需要帶動組織成員不斷成長。

1970 年以降，領導理論喧囂塵上，千禧年後，新的領導理論也隨著新時代的來臨，因應時空和社會的遽變而不斷更新，永續領導理論也是其中之一。前述洪堡德大學呈顯的自由、多元、追求真理和兼顧科技與人文精神的訴求，加上黑格爾辯證精神講求的持續性、發展性和進步性，也呼應著永續領導理念的系統性、持續性、成就性、優越性和好德行。一言以蔽之，卓越的領導者必須有能力讓自己的知與德之卓越性因為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而生生不息。